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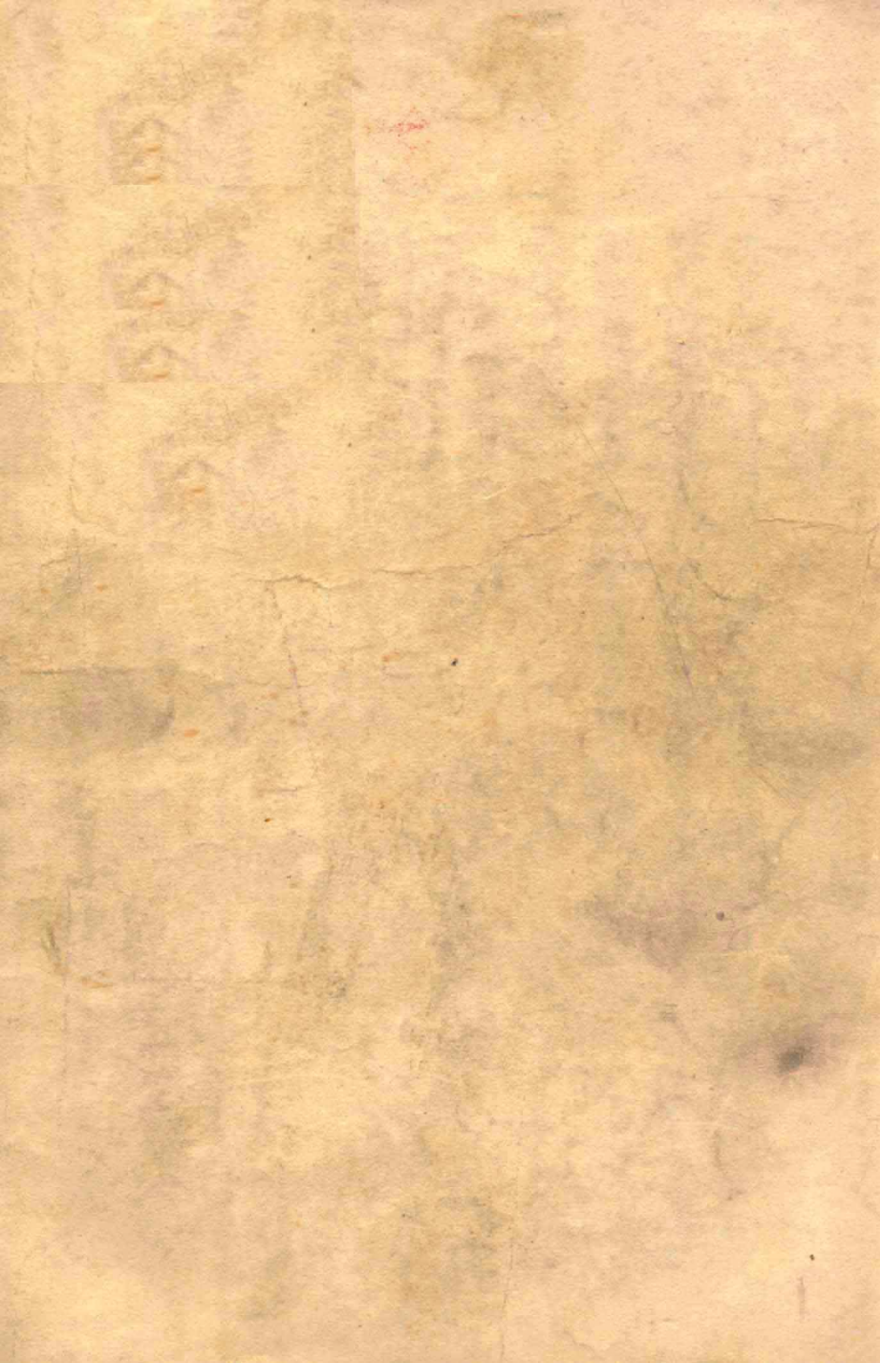
上 海

婦女尊鏡台

附百美图

目 綱

官紳婦女之奢淫
學界婦女之風流
小家婦女之輕賤
折白湖頭鬼祟
江頭湖頭鬼祟
存商頭湖頭鬼祟
富商頭湖頭鬼祟
新工頭湖頭鬼祟
傭工頭湖頭鬼祟
負債工頭湖頭鬼祟
賣匪工頭湖頭鬼祟
邦匪工頭湖頭鬼祟
翻戲工頭湖頭鬼祟



上海婦女孽鏡台卷三目錄

拆白婦女之敲詐

女拆白黨之緣起

女拆白黨之宗旨

女拆白黨之人物

女拆白黨之目的

女拆白黨之手腕

謹小菊

玫瑰花

老上海之上當

小妹妹

曠望生

又

又

又

又

新民

老少年

蕭鼎

新上海

倒脫靴(一)

又

倒脫靴(二)

新乘

白絲巾

庸人

賣淫婦女之手段

曠望生

蘇揚老鴿教授妓女法

太阿

龜鴿之資本及資格

吳儂

賣淫業之種類

舊民

京津賣淫業之種類

又

京津老鴿教授妓女法

東生海

林鳳英

黛雲

舊民

娘姨大姐迷客秘訣

又

拆姘憑據

吳儂

淌牌

拙存

高等台基

庸人

蘇州之妓女

又

北京之妓女

又

無錫之妓女

又

花惜春

蕭鼎

老四

又

玉琴

又

小金

又

媚黎

又

胡調派

燭奸

新嫖經

又

台基(一)

新上海

台基(二)

誅奸

台基(三)

吳儂

台基笑史(一)

湘累

台基笑史(二)

又

台基笑史(三)

又

男妓院(一)

燃犀

男妓院(二)

誅奸

上海婦女孽鏡台卷三

拆白婦女之敲詐

女拆白黨之緣起

曠望生

海上發見之拆白黨。有大團體。有小團體。有團體行動。有個人行動。淫其人且奪其財。佔雙料之便宜。於是一班無賴子弟。咸不肯妄自菲薄。爭欲有以自効。一時反動力之所激。遂有女拆白黨之發見。其手段又高出拆白黨萬萬。蓋女子本具有顛倒男子之魔力。又加以種種擒拿方法。一般鬚眉濁物。安得不入其彀中。供其播弄者。

女拆白黨之最先發起者。爲某鉅室之新姨太太。出身堂子中。曾一度爲拆白黨所騙。損失千餘金。及歸某鉅公。又爲一拆白黨所騙。損失逾萬。新姨太太乃大怒。遂發起女拆白黨。以爲抵制之方。其最扼要之點。則凡百皆可犧

牲獨金錢不可落人手。久而久之。一變此正當之防衛法。而爲奇妙之進取法。於是一班拆白黨。遂居劣敗之地位。莫能與之競爭矣。拆白黨之行動。能進而不能退。蓋非拆白。卽不能適於生存。若女拆白黨。則雖不進取。但取守勢。一介不與。卽足以制拆白黨之死命矣。

女拆白黨之宗旨

黨勢既張。入黨者紛紛不絕。其中人物。各界皆有。而宗旨亦稍稍變矣。大率不外兩途。其一則富有貲財。多主張防衛法。其一則志在金錢。以供揮霍。多主張進取法。然亦有以進取爲防衛者。所謂不能戰。卽不能守。故以戰爲守者。是也。

女拆白黨之人物

黨中人物。大率皆聰明優秀。才貌雙全者。蓋非貌。則不能勾引人。無才。尤不

足。駕馭人也。

女拆白黨之目的

注意金錢者佔最多數。但圖娛樂者居最少數。

女拆白黨之手腕

男女之際。男求女者什之八九。女求男者百之一二。惟胡調派則專以女求男。女拆白黨。有時亦採取此種手腕。使人加倍迷惑。至普通所用之手腕。大率先炫人以色。繼炫人以財。使人不得不下工夫。以求得當。乃從中播弄之。以達我之目的。

謹小菊

新民

吳鼎卿。某布莊經理也。嘗與友人觀劇於九畝地之新舞台。劇未半。友以有事先去。吳乃獨觀。至散戲時。大雨如注。衆看客無不踴躍爭先乘車而去。吳

固有包車。不耐與衆人擁擠。遂旁立以待之。及人散已盡。方呼包車夫來前。視其整理車燈。忽聞有嬌聲喚黃包車者。吳視之。則一十七八女郎。方攜一小大姐。探首四顧。呼車不得。焦急萬狀。吳意頗憐之。因曰。此間恐無黃包車矣。我命車夫代爲喚來。何如。女郎注目視吳。極口稱謝。吳乃命車夫往民國路一帶。喚一黃包車來。車夫去後。吳乃與女郎攀談。女郎自言謚姓。名小菊。江西人。流寓滬上有年矣。現居海寧路某里。又轉詢吳之姓名。籍貫。職業。甚悉。久之。車夫始喚得車至。女郎殷勤告別。且言常在某遊戲場。有暇可再圖良晤。遂去。吳亦過歸。越半月。吳偕外幫客人游。至某遊戲場。見女郎方獨坐啜茗。見吳至。立起問訊。又再三致謝。兼約晚餐。吳以同伴有約在先。辭。女郎乃堅訂翌日之約。吳漫應之。明日傍晚。吳適無事。因思個女郎舉止大方。吐屬嫺雅。氣味亦頗純靜。不類小家女。得毋爲拆白黨人乎。一時爲好奇之心。

所驅思一偵其爲人。乃赴其約。及至遊戲場。燈火已通明。四覓不見女郎。乃負手閒游一週。於三層樓與女郎遇。偕赴餐室。履舄交錯。杯盤狼藉。酒酣以往。目昭握手。情話綿綿。是夕遂借宿於某旅社。由是時作幽會。吳亦登堂拜母。視其陳設。不啻素封之家也。往還月餘。吳有所贈。女郎輒笑而不受。吳或強之。女郎必有答贈。禮且較厚。吳甚歉然。又以爲女郎果真心愛己也。旣而女郎每出。必與一少婦偕。吳因女郎之介紹而識之。少婦李姓名蘭芬。女郎之表姊也。體格苗條。態度風騷。其美麗高出女郎數倍。語云不見可欲。則心不亂。乃今吳見可欲矣。其心乃亂如棼絲。私乞女郎爲之道地。女郎不可曰。吾表姊實不可近。余非嫉妬。特以愛君。不得不預爲君言。吳詢其故。女郎太息曰。難言。吳竊不謂然。乃背女郎。潛與蘭芬款洽。蘭芬柔情叩叩。宛轉隨人。吳大惑之。轉慕女郎之在側。乃不得與蘭芬敘暢。因私約蘭芬密會於西藏。

路之某番菜館。蘭芬曰：是間衆目彰著，不如竟往妾家。妾家在卡德路某號洋房。君來掣門鈴，每掣以五數爲準。妾自來迎君入內。吳大喜過望，託故謝女郎。候夜色逾午，竟往赴蘭芬之約。果見蘭芬親來啓門，延入一室。室中皆上等西洋木器，地上絨毯厚可寸許，四壁皆古錦所裱糊，富麗不可名狀。吳幾疑身入天宮矣。蘭芬囑吳小坐，返身遽去。吳默數鐘機的的聲，方虛構一真個銷魂之境。忽一人倉皇掩入，遽曰：君奈何不聽吾言，乃身臨險地。吳視其人則小菊也。赧且駭，訥訥然語不能出口。女郎曰：此間非談話所。君自隨我來。遂引吳曲折行過數室，啓後門偕出曰：君今免矣。吳問其故。女郎曰：吾表姊爲拆白黨領袖，日來欲舉一事，而以黨中經濟不足。黨員四出籌款，有人以妾與君事報告之。表姊欲余勸君助萬金，然而我非黨員，表姊不能強迫我。因設計誘君來，將以武力脅君。幸妾潛聞其謀，乃得脫君於險。吳此時

如墮五里霧中。惘惘然歸。明日女郎來訪。玉容憔悴。泣且告曰。表姊以我破渠陰謀。將甘心於我。幸女伴多人勸止之。然已勒令我不得逗遛上海。我卽夕將奉母歸去。惟我所負累之績務。可五千金。苦不能償。今留則有性命之虞。去則有不能成行之勢。計無復之。惟有與君生死永別耳。惟有一言贈君。嗣後當自愛其身。海上如表姊者極多。恐難得再有如我之捨身相救者矣。吳乃大感動。允爲清理欠款。溫存移時。立簽五千元支票付之以去。閱月餘。吳遇蘭芬於法界遊戲場。詢及是夕何故不別而行。吳大愕。因邀之赴旅館。亦卽不辭。定情後。吳以言餌之。乃盡其情。蓋蘭芬固私設碰和枱子者。是夕所爲。皆小菊之設計。而借蘭芬以爲媒者也。吳乃知小菊爲眞。拆白黨密訪其居。則遷去已久。留意偵之。迄不復見其蹤跡。

玫瑰花

老少年

某三小姐。拆白黨之首領也。其精細老辣。時人比之探春。有玫瑰花之號。蓋謂又紅又香。卻有刺兒。札手是也。所交往者。皆世家大族之女子。凡貴族之所爲娛樂者。無不有之。揮霍又甚豪。以故市井無賴子弟。及以折白爲生活者。咸以爲是酣豢素封者。必童呆無識之人。可以任吾播弄者也。於是玫瑰花之所至。狂蜂浪蝶之追隨之者。無慮數十人。玫瑰花則揮灑自如。不落迹象。久之諸人亦知難而退。獨有一拆白黨人名小黃者。自恃面目姣好。誓必得手而後罷休。追隨益勤。蓋三閱月而後得玫瑰花之迴眸一笑。小黃喜甚。自以爲好事遠矣。玫瑰花曾肄業某學校。中西文學皆有程度。小黃固偵知之。故假託爲南洋某校學生。自抬高其人格。玫瑰花初見其殷勤也。亦感其癡。及交談之頃。小黃屢自稱學界。已疑之。以謂豈有身爲學生。而閒蕩若此者。因歷歷試以科學之詞。則答語離奇。乃至知二五而不知一十。益恍然知

其爲拆白黨人矣。於是隨地留心。將以試驗其手段之若何。小黃則猶以爲此柔嫩之閨秀。安知我輩之底蘊者。其閃爍支吾。無非嬌羞故態。但以最普通之誘惑嚇詐之術待之。自不愁其不就範圍也。乃交談後又三閱月。玫瑰花之情態。總在不卽不離之間。小黃所用交際費。已在七八百元以上。告貸已窮。典質亦罄。苟再不得達目的。則所恃以出風頭之長衫馬褂。亦必付諸解庫。以維持其生活現狀。小黃迫不得已。約玫瑰花至某番菜館。告哀乞憐。繼以長跪。玫瑰花託言胖體。婉詞拒絕。脫身而去。旬餘不出。而小黃則爲債務所迫。不得不脫離碼頭而潛遁。

其事爲拆白黨魁鄭某所聞。以爲何物女子。狡猾乃爾。必有以懲創之。使知吾黨之不易與。乃親身出馬。與玫瑰花周旋。鄭於黨中資格甚老。貴家婦女曾受其虧苦者。多投入玫瑰花部下。以求保護。斯時鄭出。有識之者。以語玫

玫瑰花。玫瑰花乃安排陷害。遣兵調將以待之。

鄭迹玫瑰花而不得。值之。則臥病方劇。目的物既失。精神遂懈。一日遇一少女於天蟾舞台。貌不逮玫瑰花。而闊綽過之。鄭思得此人亦可以解饑。尾而值之。則某鉅公之幼女。六小姐者是。鄭略施手段。六小姐欣然相從。月餘。熱度倍增。鄭方欲下手索取其財。一夕待之於某旅社。無何。六小姐來。面有憂色。鄭詢其故。六小姐曰。昨夕往母姨家祝壽。親友共博。我負至二萬金。我約以三日償還。乃無從得錢。顏面從此削盡矣。則奈何。鄭亦僞爲憂急者曰。二萬金誠鉅款。一時恐難籌集。特卿不有珍貴之裝飾品在耶。若取以抵押。二三萬金尙不難立辦。六小姐沈吟曰。奈無人爲我介紹。何。鄭乃自薦曰。我有友胡某。慣做押款。明日卿取珍飾來。使之估計。不難兩三言而解決之也。六小姐乃釋然就寢。明日午。鄭命同黨飾爲胡某。俟六小姐於某番菜館。鐘鳴

一下。六小姐果馳汽車來。登樓後。探懷出一長方扁漆匣。啓之。則眞珠頭面一付。鑽石項圈一件。鑽石手鐲二雙。其他珍物稱是。其值可十萬金。鄭細審之。眞確非僞。乃使胡某往取贖來。胡某既行。六小姐歡甚。談笑風生。勸酬殷渥。鄭亦自以爲以二萬金易得價值十萬之珍物。爲生平所未有之幸事。劇飲微醺。忽鄰室有二客喧爭。寢至動武。一時勸者觀者。人聲鼎沸。而二人扭打已至門外。其一人奮力一推。其一人直跌入室。仰臥六小姐足旁。六小姐遑遽攜匣走伏室隅。鄭急曳其人出。責數其不應擾及旁座。其人不屈。猶斷斷與爭。會巡捕來。逐二人者去。鄭始歸室。則六小姐猶戰兢兢持匣蒲伏也。鄭慰藉再三。六小姐驚惶滿面。亟亟欲行。鄭力阻之。謂胡某即來。可以少待。六小姐不得已。勉強少留。然坐立不安之狀。使人一望而知。俄而胡某來。出鈔票二捲交鄭手。鄭授諸六小姐。六小姐略一檢點。卽收入懷中。將漆匣交鄭。